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回天綺談 第十二回 節婦貞誠上感天帝 英雄逅避相遇深山

卻說這遮阿裡輔跑至亞卑涅監獄處，相度地勢，正要下手。誰知亞卑涅是一個國事重犯，比之尋常罪囚看守自加幾倍嚴密。這些捕吏忽見有這形跡可疑的人，那有不拿的。既把遮阿裡輔拿著，捆綁起來。搜他的身上，又帶有各種兇器，知他們一定是來劫獄的。監禁了幾天，拷問了幾回，就不由分說拉去正法了。改革黨人材已是稀少，今又弱一個，不能不為改革黨痛哭一回了。卻說亞卑涅的妻安氏，自從他的丈夫入獄後，逢禮拜日，就跑去倫敦的禮拜堂為夫祈禱。那一天正孤燈獨坐，愁懷撩亂。忽然有一個人影，站在他的面前。安氏抬頭一看，卻是一衣裳楚楚，笑容可掬，豔似春花，皎如秋月的美人。安氏一驚，心中想著好生奇怪。從容對他問道：「令娘是人還是狐呢？為甚麼更深夜靜闖進人家？」這美人掉頭說道：「妾不是人又不是狐，乃侍奉天帝的女官。聞姊姊哀訴良人含冤下獄，苦求我主去救護他。姊姊的貞操熱誠感動天帝，且天帝也深鑒姊姊的良人為國救民的苦心，憐他受奸黨的凌辱。總是他劫數未終，所以從前不能救他出來。現在歷劫已完，還要借他人的力方可出脫。姊姊明朝清早，登北方的大山一望，一定見有一龍一虎，雲起風生，兩兩相鬥。姊姊若能勸他不要兩敗俱傷，就是良人出獄的時候了。」說畢，倏忽間便失了美人所在，無蹤無跡，不知那裡去了。這件事說起來似有些荒唐，但古語有說：思之思之，鬼神通之。可知世間自有這種道理，是不可以事屬罕見，就把這種道理都抹煞去，指他作誕謬無稽呢。是時安氏茫然若有所失，似夢非夢。暗裡思量：天帝雖是憫我，救我良人。但龍虎戰爭好不利害，我是一柔弱婦人，如何解勸？往復躊躇，心中好不煩悶。後再思量一會：天帝既肯助我，一定是有善法處置的。且縱有不測，為我良人犧牲我的一身，亦算完我的心願。於是通宵不寐，一直待至雞鳴時候，東方微明，孑然一身，就望著北山去了。

這個大山，西南臨海，壑谷高深，松柏林茂。雖在白晝，陰鬱荒涼，實在令人害怕的。那時安氏穿過了一個森林，攀岩越谷，登山四顧，卻並沒有半個人影兒。只見有蟠若虯龍的老松，臥若伏虎的怪石，好像是昨夜那美人所說的龍虎一般。安氏心中暗想：難道是這老松與怪石也會鬥起來麼？不然就是我心裡妄想所致。正在彷徨疑惑間，忽然山風颯發，木葉蕭森。安氏舉頭一望，忽見前面的樹嶺電光閃閃，瞥眼見有兩個壯士，互相吼怒，廝打起來，滾作一塊，好像龍翻虎鬥一樣，兩不相讓。那時安氏心中暗想：難道昨晚的事情，就應在這兩個壯士的身上不成！趕著上前勸道：「二位壯士休要苦鬥，兩敗俱傷，實在無益。天下正在多事，英雄何患無用武的地呢！」這兩人好像沒有聽見，依舊劇鬥，刀劍縱橫。安氏不敢上前攔阻。

不一會，兩壯士停了手，各卸戰袍。安氏那時不避嫌疑，就站在這兩人面前說道：「妾有一言，不揣冒昧，敢以陳之兩位壯士，請垂清聽。妾家近住在這山下的村落，良人名威廉亞卑涅，奔走國事，東南西北，初沒有一個定處。去年暮春時節，在倫敦的會堂演說，曾有一兩句說話，觸著約翰王陛下的忌諱。就被捕縛，定他五年禁錮的罪，囚著他在營疏爾的監獄，已經捱過一年多了。妾因每禮拜定往倫敦的禮拜堂為夫祈禱，幸上天鑒臨。昨晚忽遇天使，吩咐妾明朝登這北山，遇見有一龍一虎相爭，千萬勸他別要苦鬥，那時良人就可以復睹天日了。妾今早子身冒險，來到這處地方，不意忽逢兩位壯士。想昨晚天使所謂龍虎的，就是應在兩位了。所以造次唐突，特來相勸，伏乞恕宥。」兩壯士忽聞此言，相顧失色，驚愕萬狀。中有一人說道：「令娘就是威廉亞卑涅的娘子嗎？」安氏答一聲，說：「不錯。」順口請教他的姓名。他答道：「我是克拉德拉孔，也為國事奔走，漂泊到此。」那邊一個說：「我是憤時嫉俗，思易朝政的改革黨中一黨員，叫做營打泰格。」兩人怒氣漸息。安氏再說道：「克拉德拉孔先生可不是云的姓龍的名嗎？營打泰格先生可不是風的姓虎的名嗎？昨晚靈神所說龍虎的戰，是真不謬。」他兩個壯士也覺得有些奇怪，不敢詳細審問。

安氏改容再問道：「兩位先生既屬同志，為何至此兩相格鬥？」克拉德拉孔答道：「鄙人本來是生長倫敦，叫做卡爾巴利。前時一出一入都被奸黨所窺伺，險些兒遭他們的毒手。幸天命未終，得脫虎口。然這些奸黨偵騎四出，搜索得極其利害。我本孑然一身，死不足惜。惟念死只一回，不可浪死。是以望著格林忽治數里外的田家投去，暫時躲避，再作道理。誰知他家的主人不棄鄙陋，遂將他的息女輔拉華許配小弟。正在結婚的那一晚，我們同志忽來一個電報，叫我即來格林忽治。那時小弟遂尋人跡稀少，山路崎嶇的地方跑去。途中大雨滂沱，遍身沾濕，特焚柴取一點兒火，烘這些濕衣。後來又遇著那位先生，與我同病，亦來取火。談笑之間，論及天下大勢，現時政局。因意見有些不同，議論有些不合，不覺用起武來。粗鄙之罪，請令娘饒恕。」安氏聽見此等說話，心中暗喜，知是與我丈夫一流人物，正好托他打救。但未識那邊一位意見如何，故未敢唐突。

欲知克拉德拉孔回答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